烈皇小識

烈皇小識卷三

崇禎九年丙子特授武舉陳啓新爲吏科給事中啓新上書
天下有三大病曰科目取人資格用人推知行取科道惟
皇上傳科目以誅虛文舉孝廉以從實行罷推知行取以除積
横之習而且蠲災傷錢糧撫累困之民專拜大將舉行登壇
推轂之禮使得節制有司便宜行事庶幾民怨平而寇氛靖
等因啓新賫疏跪正陽門者三日內奄華傳閣大內上
閱其疏異之特命授是職閣臣不敢徹旨六科不敢駁
爭本科都給事中顏繼祖疏請增設公座嗚呼閣臣科臣真

可謂無人矣

三月下禮部右侍郎陳子壯于獄時　上篤念天潢以　祖訓凡郡王子孫有文武材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聞

朝廷考驗授官其遷除如常例　命下部行之子壯先詣政府力言其不可行之故烏程識稱　皇上神聖臣子不宜異同子壯曰　世宗最英明然祔　廟之議熟戚之獄當時諸臣猶執持不已今　皇上威嚴有類　世宗公之愚過執與張桂但行將順而廉臣正恐非善則歸君之義也烏程大怒既而子壯上疏言宗藩改授是開僥倖之門與藩規潤銓政等

云方疏之上也尚書黄士俊恐干　聖怒辭不列名疏入
上果大怒適當　御茶擲茶甌于地爲程票　旨罪其阻　詔
閣親法司提問
五月大學士錢士升罷嘉善之入政府也實由爲程頻相結
納凡爲程有所舉動每令嘉善先發而後繼之如用冢宰謝
陞總憲唐世濟皆爲程意也而嘉善成之爲程之攻先文肅
也引嘉善為助嘉善効力甚至及先文肅與香山同日去國
爲程遂以嘉善為贄物矣適有武生李璡疏言致治在足國
請搜括巨室充餉嘉善票　嚴旨以進有　旨卿以密勿大

臣即欲要譽已足致之毋容汲汲而嘉善始危又嘉善弟士
晉巡撫雲南很籍大著經歷吳鯤化疏訐士晉贓私不法諸
事爲程即罷　嚴旨仍戒晉江無得濫言嘉善即疏即罷
祭酒倪元璐疏參鄒華略曰昨見黃安縣生員鄒華妄行薦
舉列及臣名不勝駭異　陛下求言若渴本欲宣隱諮幽而
宵小干進滲孔孟爲糟糠綱替綴爲桃李吳鯤化部民也參
及撫按鄒華下士也薦及朝紳如是而望朝廷之上昂首伸
眉豈可得乎
原任山東滋陽知縣成德毋爭濫体仁于　朝成德持身廉

介筐篋絶響又賦性峭直不能左右上官先文肅在　朝樞
稱道之御史爲好善挾巡山東具疏參劾先文肅大爲稱屈
德又有疏參爲程奉　旨下獄好善遂參及先文肅云成德
係舊輔文某私人此疏係文某屬草以授德者時中布政縉
芳已逮到下部群小合謀擬借事株連代爲程修怨勢岌岌
矣遣先文肅以六月弃世群謀始解中成俱行遣戍之毋
何爲程入　朝攔與醜詈且集亂礫擲之爲程狼須走免隨
具疏奏聞有　旨着五城驅逐而爲程今錦衣衛加校尉五
十名護視人謂戍毋比輩不滅施全之刺秦檜云後闖逆入

犯破昌平戍毋仝其媳若女俱自投井中

逮山西巡按張孫振孫振疏參提學袁繼咸繼咸素有廉明之譽巡撫吳甡業保薦之矣有 旨以撫按舉劾互異嚴飭詰問甡具疏備陳繼咸居官廉明當薦不當劾并列孫振不職諸狀時長安聞然皆不平其事都察院覆疏參孫振是非顛倒大負代巡之職宜行提問以儆官邪有 旨孫振逮問甡與繼咸供職如故

嘉善既去晉江以病卒後行枚卜 上點句容孔貞運江夏賀逢聖南海黃士俊俱以尚書入閣遂川因是亦得加尚書銜

辰不考館選而爲甲三人皆大拜庚戌亦不考館選爲甲三人俱不得正揆席而武陵金漢補其闕亦一異也

千戶楊光先疏論陳啓新溫体仁舁棺隨其後　上大怒命廷杖八十遣戍遼西極邊

祭酒倪元璐罷先文肅既去烏程恨倪公刻骨必欲逐之而後快言路部僚莫有應者乃以京營為餌欣動武弁誠意伯劉孔昭應募遂摘倪冒封事并及許生重熙益熙嘗纂有五陵注畧以書生不當妄言國事也倪請于家取前所給　誥敕驗無冒封事罷無可坐烏程票　旨該部議處至是部覆

上有　旨俛元璐冠帶閒住許重熙革去衣巾書板追毀後
京營缺不可得遂以南京操江僨之孔昭即前叅侯恂以媚
烏程者嗚呼青田有此孫辱青田矣
七月清兵入化　上命太監李國輔守紫荊關許進忠守倒
馬關張元亨守龍門關崔良用守固關孫繼武劉元斌率禁
旅六千防沿河口　上又命太監杜國徵守天壽山尋以國
徵總督昌宣等營以鄧良輔守之鄧希詔監視中西二協杜
勲監視東協陞張元佐仇維禎兵部右侍郎鎮守昌平通州
時所遣內奄皆即日出城　上語閣臣曰內臣即日就道而

侍郎三日尚未出何怪朕之用内臣耶　上又命太監盧維寧総督通津臨徳軍務兼理漕運河道

上命兵部尚書張鳳翼総督各鎮勤王兵関寧太監高起潜為総監寧錦総兵祖大壽為提督南援薊州

工部右侍郎劉宗周疏略曰人才之不競非無才之患而無君子之患今天下即乏才亦何至盡出二三中官下毎當緩急之際必授以大任三協有遣通津臨徳有遣又重其体統等于総督中官総督将置総督于何地是以封疆嘗試也且小人于中官毎相結納而君子獨岸然自異故自古有用小

人之君子無黨比中官之君子　皇上誠欲進君子而退小人而從用中官以參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不報

御史金光宸疏參侍郎仇維禎首叙内臣功為借援又請内臣督兵為蔑法并及本兵張鳳翼　上弗善也至是為援勦事　召對廷臣于平臺并召光宸　上詰之曰仇維禎方至通州溺即借題沽名乎　上時怒甚直欲按紅牌處斬遂迅雷暴雨直震　御座乃止僅行降調

工部右侍郎劉宗周疏畧曰　皇上以不世出之資際中興之運即位之初銳意太平甚識心也而施為次第之間未得

其要屬意邊疆賊臣以五年復遼之說進遂至戎馬生郊震
及　宗社而　皇上遂有積輕士大夫之心矣由此而再日
叅于近侍心腹寄于干城廠衛司詗防而告密之風熾詔獄
及卿士而堂簾之情隔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甚事
事仰承獨斷而諂諛之風日長甚者叅劾之法惟重徵輸官
愈貪民愈困而賦愈逋總理之外復設監紀權愈分法愈廢
而盜愈多夫君臣相遇最難也得一文震孟以單詞報罷矣
得一陳子壯又以過戇下獄矣於是市井雜流乃得摻其說
說乘間抵隙以希進用國事尚可問哉夫　皇上不過治于

一念之寃枉而積漸之勢釀為禍階遂幾于莫可匡救則今日轉亂為治之機斷可識已　皇上所恃以治天下者法也而非所以法也所以法者道也如以道則必体上天生物之心而不徒倚用風雷念　祖宗學古之益而不致輕言更改以寬大養人材以拊循結人心而且還內侍以掃除之役正懦帥以失律之誅慎宗潢以改秩之授特頒尺一之　詔遣廷臣賫內帑巡行郡邑為招撫使赦其無罪而流亡者專責撫鎮陳師險阻堅壁清野聽其窮而自歸誅渠之外不殺一人此　聖人治天下之明效也武生陳啟新一言投契立置

清華比誠賊事臣愚謂宜先令以冠帶辦事黃門如試御史例俟數月後果有忠言奇計實授未晚不然如名器可惜何

皇上天縱聖明而諸臣不能以道事　君徒取一切可喜之術臣竊痛之不報

九月北兵從建昌冷口出守將往東德請統兵先遏其歸路總兵高起潛不敢前進揚言當半渡擊之及報至北兵已盡出口猶觀望兩日始進至石門

時當八月鄉試之期以城守暫輟及北兵既退改期十月亦文運之厄也

北兵陷昌平將天壽山　陵寢裡殿盡行拆毀北兵退後督
撫奏稱忽有怪風從東北起將　陵寢裡殿盡行吹壞有
旨着估價修理上下相蒙不復究竟而閣臣樞臣反敘功加恩
三新參俱加太子太保劉督丁魁楚戴罪管事劉撫吳阿衡
供職如故
劉宗周已乞休允放矣聞逆璫即杜門私邸候解嚴後始出
都陛辭疏略曰自己巳以來無日不綢繆未雨而禍亂一至
于此往者袁崇煥誤國其他不過為法受過耳小人競起而
修門戶之怨舉朝士之異己者皆坐以煥黨次第置之重典

竑前籍去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臣浸疎朝政日紊邊政日壞今日之禍寔已釀成之也且樞臣張鳳翼溺職負任而與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督臣丁魁楚失事嚴疆而與之戴罪何以服耿如杞之死諸鎮撫勤王之兵爭先入衛者幾人而槩從寬典何以服劉策之死令二州八縣生民塗炭已極矣廷臣之纍纍若若者皆相率無事又何以謝韓爌李邦華張鳳翔之戍戍戍去豈昔之為異已驅除者今不難以同志互相容隱乎臣于是而知小人之禍邦國無已時也　皇上悪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　皇上錄清

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 皇上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為恭 皇上尚綜核而臣下瑣屑苛求以示察窺其用心無往不出于身家利祿 皇上不察而用之將舉天下之小人立于 朝而有所勿覺矣至近日刑政最拂者成德儆吏之而以贓戍何以肅懲貪之令中紹芳十年監司也而以營求戍何以昭抑躁之典鄒鄭雖久干鄉議而杖母之獄可以無告坐何以示敦倫之化凡此數事皆為故輔文震孟引繩批根即向者驅除異己之故智群臣不敢言 皇上亦無從而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臣於是不能為首輔溫体

仁解矣語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惟　皇上念亂圖存進君子而退小人急罪三協律通之使責成中外諸臣各脩職業毋再以私家為僥倖体仁桑榆之收庶幾在此不報下左都御史唐世濟于獄吏部尚書謝陞罷北兵既退群小復欲借逆才以翻逆案為程主之德州佐之唐世濟當先特疏薦霍維華隨一疏揚言于衆曰若臺省中有以逆案事見罪者即先以此殪之臺省果相顧不敢糾乃疏進而　上留不發給事中荆可棟先上一疏微〻點綴以探之為程混票該部知道已而臺省相繼而進為程知不可掩乃票　旨逆

業領行已久何得妄希薦擧于是給事中宗學顏遂疏言霍
維華昔曾極口表崇煥之功願以己陰讓之夫崇煥負君誤
國道禍甚酷豈堪維華再誤兵科徐燿繼之謂維華推戴崇
煥不啻口出即使不在逆案亦當服連坐之條況現奉　皇
上逆案奉　旨方新居然薦用成何政体　之旨曾幾何
時而世濟以純藎大臣藐　旨踐法公行抗違安望其正己
率屬乎末及德州謂進退人才冢臣職也而徇人主使漫無
主持將統均之請何疏入　上大怒遂下世濟于獄謝陞引
罪即准回籍爲程袖手不敢效一臂矣

是年正月賊高迎祥李萬慶張献忠等連營数十萬攻滁州南京太僕寺卿李覺斯知州劉大鞏督率士民固守賊百道環攻城上連發巨礮擊賊死者甚衆而盧象昇援兵適至副總兵祖寬以關遼健卒為前鋒象昇以大攻三營為後勁躬率麾下五百騎居中督戰昧爽至城下賊方空營出掠官兵至不覺也祖寬大呼直入賊群起接戰〻于城東五里橋賊大敗象昇麾諸軍追之逐北五十里斬三千二百級漕撫朱大典令參將楊世恩復截之于定遠斬三百餘級總兵劉良佐拒之于廣武賊遂西突池河次日賊自池河別道出東関

守備劉光輝孫軍格鬭力竭赴水死一軍皆沒賊襲其甲裳旂幟渡河奪與而走江浦總兵杜弘域追之不及　五里橋之戰祖寬縱賊近萬人盧疑爲平民有無辜之嘆祖大怒拄盧欲同往驗妻是流賊與否盧乃以異語謝之祖惟冷笑終不釋然也一說盧督兵勦賊特招死士爲衝鋒陷陣之選賊令奸細混入其中對壘時奸細內應縛盧將獻賊矣中軍李某救之得免　西走之賊復陷鳳陽朱大典同總兵楊御蕃列營陵墻下賊不敢攻遂掠淮遠陷之朱大典同撫總兵至賊焚盧舍北渡陷靈壁進逼泗州祖寬亦破之東奔宿州突入沛

縣焚僇婦豎靡有孑遺丁壯盡掠入營中

賊高迎祥合掃地王紫金梁等二十四營攻徐州不克遂西陷虞城入河南而書掾一字王五營由歸德趨開封總兵祖大樂潛師歸德截其前分兵設伏而以輕兵誘之遇賊于雪園既接戰官軍佯敗賊爭先馳逐大樂鳴鼓麾東西兩翼突出攻賊〻驚大亂官軍三面奮擊斬首四千二百餘級

二月江北賊陷潛山又陷太湖

湖廣賊九條龍張胖子等攻竹山知縣黃應鵬棄城走縣有徵粮六百石賊遂奄有之食盡焚縣治而去東掠南漳陷穀

城西陷竹溪房山知保康城空不入盧象昇統諸將追賊至穀城賊走鄖陽官兵三路並進遇大霧賊不知兵至倉卒接戰官兵逆之大敗殺賊首黑煞神飛山虎追奔數十里祖寬李重鎮先馳赴淅川防其奔軼秦翼明楊世恩等援山祖大樂由光鄧夾擊之賊大潰盡遁入萬山中

李自成出河南欲攻固始左良玉遇于閿鄉相持六日總兵陳永福援之敗之自成走登封土賊廖三家世儒李玉石等以牛酒相迎張樂大讌連彩入營自成即令廖三等駐河南當官軍而自率部賊走鄖陽循南山險阨遵商雒而行復出

延西官軍敗績於羅家山自成自鄜州走延安而高迎祥蝎子塊亦自興安趨漢中陝西巡撫甘學濶以縱賊削籍聽勘以孫傳庭代之

四月賊過天星復叛于延安而老回回混十萬等自汝郟入商雒大嶺李自成欲往綏德渡河入山西定邊副總兵張天機力戰却之賊沿河犯朝邑將圍綏德延綏總兵俞翀霄引兵逐賊恃捷輕進陷賊伏中翀霄被執延綏精銳俱盡賊遂陷綏德米脂延長

七月高迎祥蝎子塊攻漢中不克遂趨西安秦撫孫傳庭設

伏于盐屋邀擊大破之擒賊首高迎祥及劉哲等獻俘闕下
磔于市蠋于坭即劉哲高迎祥即闖王也是時群賊奪亂潜
跡鄖陽山中盧家界方合大兵逐之九月以勤王率闖逆之
兵北去老回回以全軍合曹操闖塌天諸賊共二十餘萬
沿江長驅而下蘄黃安慶江浦六合所在告警烽火及于儀
揚矣鄖陽撫軍宋祖舜逐賊敗績失其符印削籍聽勘以苗
祚土代之未幾祚土復罷去以陳良訓代之
十年丁丑正月外計浙江左布政姚永濟貪汙頗著黑以錢粮積
欠己削為民矣浙省諸紳溫體仁姜逢元王業浩等五十餘

人公疏保留謂承濟居身廉慎剖判精明為從來方伯之冠

有 旨下部議處〻 上准降級嘗事後與夜外計姚貪聲大著計察為民使 皇上追論前次保薦之罪不知体仁等何以置對

二月會試天下士 命大學士張至發孔貞運為考試官取中吳貞啟等三百名

下户部尚書侯恂于獄勞永嘉之推登撫也寔苞金入兵科宋之普家代為營幹德州後三遷宋學顯諄〻戒以言路毋先發辛之言路交章而登撫另推之普等懷恨未嘗須臾忘

也至是之晋以馬豆事叅惆及學顥學顥以科臣巡視而惆
則為程所欺側目者為程票　旨以惆徇私養奸并職提問
學顥以從未經手免議之晋與學顥同年同官修私怨恍當
軸不難手出彈章人心叵測亦已甚矣左僉都宋鳴梧以子
之晋叅惆與學顥也終身以為大詬遂謝病歸里
三月　廷試策士　賜劉同升陳之遴趙士春等進士及第
出身有差
例轉給事中宋學顥為湖廣副使御史張國美為河南右叅
議撫寧侯朱國弼疏言溫体仁受霍維華厚賄謀為出山假

今序世濟發其端又以言路之糾參為宋學顯主使密諭吏部擠今外轉有 旨責其誣揑首輔革爵任倖

四月改河南巡按張任學為河南總兵任學覬得巡撫且欲薦原任丹徒知縣張文光因極詆諸總兵不足恃而盛稱文吏中有奇材可以禦寇 上竟以總兵授之意大沮悔

太倉民陸文聲疏言風俗之獘皆起于士子因參太倉庶吉士張溥前任臨川知縣張采倡立復社以亂天下有 旨着提學御史倪元珙覈奏既而元珙回奏極斥文聲之妄而申詳者穌松道馮元颷也有 旨元珙元颷着該部從重議處

後部覆上俱降三級調用去歲張漢儒疏參虞山以致逮問
故一時讒小得志告訐四起先是撫州推官周之夔以爭軍
儲事與溥米相忤益溥等欲利盡歸于太倉而之夔欲公普
之合郡事本甚公甚正後之夔密揭溥等于漕撫并湯知州
劉士斗于是衆議沸然皆歸罪之夔之夔與士斗俱不安其位
以去至是之夔亦訐奏溥等樹黨挾持則曲甚矣
上命太監楊顯名總理兩淮鹽課顯名極任查參前任巡鹽張
養高欽解各役匿稅額幾十萬有 旨逮問時養已卒 命
籍其家永平兵備劉景耀關內兵備楊于國各降三級管事

時總監太監高起潛行部景耀于國恥行偽禮供上疏有罷
為程票　旨總監着照總督体統行事中餉已久景耀于國
徇私賂賄殊属藐玩姑着降三級管事以後監司皆俯首屈
膝莫敢爭矣

七月工部員外方璽疏　皇上親擒魏忠賢而干及之豈溺
情奄豎者比以外廷諸臣無一可用而借才及之況人臣感
恩圖報何論內外每見廷臣履地懸絕不若宮廷暫御効忠
倍易凡此內臣徽茲曠典孰不願棄指頂踵以酬　皇上者
不必總總過慮也給事中何楷參璽通內呈身有請建治示

戒有　旨方至降三級調外任用
大學士溫體仁罷為程嘟悵虞山心欲殺之而後快常熟陳
履謙巨奸也特為獻謀唆張漢儒疏參虞山并瞿式耜並
逮問下錦衣獄虞山為李高陽門下士托高陽公子求援于
大璫曹化淳化淳係王安名下以虞山所撰王安碑文為証
曹璫覽之泣下乃盡力為營救虞山又令密友馮舒求援于
馮銓連伺三日不得見第四日二鼓始命入堂中馮方欲有
所言銓曰錢謙益的事我都曉得了如今已不妨亦可回去
教他安心即揮之出馮次日入都向面一變矣虞山具辯疏

將前後被陷事情究出點破　上閱之首肯淄川票語頗悉
上盡行抹去止批不得瀆陳爲程謀始阻陳履謙侵獻詭駐出
首之計先具一匿名揭有虞山欵曹挈溫等語隨令王藩出
首云虞山費四萬金托周應壁求欵于曹璫爲程即將欵曹
事情密揭入奏　上即以爲程揭示曹璫曹璫觳觫無地自
請窮究其事先是衛帥董琨定擬以匿揭爲根據以王藩爲
確証周應壁堅執不認董琨逼勒成招事頗昭著而曹璫恭
旨嚴究大加搜訪偹悉陳履謙父子奸狀遂擒履謙父子到廠
次日曹璫五更親至外東廠審鞫先後嚴訊吊一吊夾四夾

打二百扛枷一日指出張漢儒艸疏王藩出首并伊父子捏
造款書和溫擬陳六字及改和溫為摯溫等情歷歷有據凡
領廠者非重大事情不親審不親至外東廠前年廠從緝獲
逆犯董天王賞銀三十兩今緝獲陳履謙亦賞銀三十兩則
其鄭重履謙可知已前此首狀中列式耜承瞿式穀為証式
穀初為陳履謙所惑至是洞悉其奸先後齊對語皆中款書
璫溫語諭之今其盡言無所敗聞於是逆黨之謀翻總悉之
鷹瞿與漢儒之疏匿名之揭王藩之首俱出烏程一手捏定
事狀昭灼徹上覽山及式耜俱從寬送刑部擬罪漢儒履謙

俱立枷一个月而烏程允告之　旨亦下烏程每興大獄必
稱病以飛誅：定而後出是時修理湖州會館擇日移居上
疏邀　宣諭之　旨即出矣淄川已票擬　宣諭、御筆大
書三字云放他去閣票有人夫祿米等項　御筆抹去疏下
出其不意方食失筯長安中歡聲雷動雖婦人孺子皆舉手
相慶云
烏程既去後當枚卜　上點用綿竹劉宇亮進賢傅冠韓城
薛國觀　旨云着與輔臣張至發協同辦事不稱首輔淄川
有與善者勸宜且稱病淄川沉吟久之曰無奈朕体須衆皆

宋蔡攸引其父京手作診脉狀曰大人脉勢舒緩体中得無少佚乎京曰無有攸去京語客曰此兒殆欲以疾罷我也淄川才智弱不堪京作奴而不肯稱病則古今合撤矣

山東民家墾地得印數顆鑄有明鳳年號益小明王時年號也巡撫顏繼祖具疏以進極盡諂諛若與玉璽鳳麟同一呈瑞識者預卜為不祥謂分爭從此起矣

唐王之父為世子時以世兩弟離間故失愛于老唐王鬱鬱以死老王薨唐王嗣位即上疏列其冤　上遣大璫二人往唐府和解之唐王所以媚二璫者不遺餘力二璫甫出境即戀父

世子傳召兩郡王至數其罪立捶殺之事聞於法應賜自盡
以大璫左右之發入高牆弘光即位乃得赦出乙酉清兵南
下唐王走福建撫鎮張肯堂鄭芝龍等擁立稱帝改元隆武
說者謂既入高牆似難復君臨天下矣
時當考選行取各官俱集都下舊例止推轂臺省甲戌後
增入詞林雖以官評為據而營私者正自不少時江南推轂
建陽知縣沈爲科而歸善知縣陸自嶽必欲據之互相訐揭
陳啟新疏論及之奉 旨着指名回話又 旨下吏部取訪
册進 覽于是姜逢元王業浩孫晉等皆以關多蒙 旨詰

責有何庶知若此之語各降調有差啟新田奏指涇縣知縣尹民興江都知縣顏胤紹及同鄉預定詞林之陸自嶽部擬三人俱降處自嶽即許奏沈胤科胤科亦不得考選吏部尚書田唯嘉乃請先推部屬所推共二十三人皆孤立寡援者輿論譁然諸受推者亦各懷不平惟成勇恬然無怨色不數日竟辭朝赴南京吏部之任識者共服其雅量云

逮福建興泉兵備曾櫻廠役緝事緝得曾櫻營陞事狀有

旨逮問櫻力辯無此事人從書禮皆偽也既而漳泉副總兵鄭芝龍疏稱曾櫻廉明忠恕龍感佩其德特代為之營陞而來

從珠崖致蒙 聖諭其實與樱無干預以官贖罪有 旨姑
不究曾樱仍還原職
按芝龍爲泉州南安人初同弟芝虎流入海島顔振泉黨
中爲盗振泉死芝龍代領其衆剽掠海上官兵不能禦與
泉兵備蔡善繼以書招之芝龍降善繼坐戟門令芝龍兄
弟囚首自縛請命芝龍無難色芝虎一軍皆譁竟同叛去
攻取廣東海豐嵌頭村以爲巢穴掠奪商民舡從進犯漳
浦等處時天啟六年也巡撫朱一馮遣副總兵洪先春擊
之而令游擊許心素陳文廉爲策應會海潮夜發心素文

粵所統水師皆飄漂失期是春大敗總兵俞咨臯望風先逃崇禎元年給事中顏繼祖疏劾咨臯喪師失律臨陣怯逃有　旨革職提問芝虎最驍捷能于海面跳越兩舟左右擊射人莫敢攖其鋒適為颶風飄沒不知下落芝龍頗失所恃二年巡撫熊文燦招之芝龍降授官遊擊三年海盜李魁奇倡亂芝龍擊斬之六年海盜劉香老犯長樂又犯福建小埕芝龍擊走之七年劉香老犯海豐兩廣總督熊文燦令嶺南守道蔡雲蒸巡道康承祖參將夏之本張一傑招撫之俱被執八年芝龍統福廣兩省兵擊劉香老

于田尾遠洋杳老敗因扶守道蔡雲燕為賀雲燕大呼官
軍急進擊勿顧我杳老怒殺雲燕遂自焚死承祖三人脫
歸敘功加芝龍副總兵十三年加芝龍總兵
是年正月總兵秦翼明逐賊于麻城黃岡間敗之老回回整
齊王張獻忠等九營分而為三一走羅田一走團風鎮一走
蘄水闖塌天等又分三路擾江北一自桐城犯盧江舒城一
自固水犯霍山六安一自潁州犯滁州營火夜燭數十里
李自成敗官軍于寶雞縱掠涇陽三原等處西安大震
二月左良玉大破賊于舒城六安三戰三捷秦翼明敗闖塌

天于細石嶺擒賊首一條龍山虎賊至英山立營山巔伐竹為筏為渡江計朱大典檄左良玉入山搜捕良玉不應也舒城月餘大典三檄之始自舒江進發賊已飽掠出境矣山西總兵王忠統兵勦賊稱疾數月不進一軍譟而歸西給事中凌義渠劾之有　旨王忠逮問左良玉革職殺賊自贖閏四月以熊文燦總督五省以常道立巡撫河南以孫傳庭兼河南總督時宣大總督楊嗣昌守制家居　上特起為兵部尚書嗣昌具疏辭不允令以墨縗從事嗣昌舉文燦為總督而大發兵勦賊戶部苦于無餉嗣昌建議每條銀一兩加

銀三分名因粮納餉共加賦三百萬兩以濟軍需下　詔有

蹙累吾民一年除此心腹大患等語

按因粮輸餉一項止徵一年惟應撫張國維浙撫熊奮渭相訂獨徵二年江南十府共二十餘萬盡入私囊華亭許公譽卿不平其事獨持昌言而群分國維之潤者競起而和鮮之公論遂不克伸故從來應撫之富以國維為第一旗鼓朱某亦替有二萬金亦從來旗鼓所推為第一撫松沿海等口素嚴出洋之禁張國維令守海諸弁潛放洋船出海俟其滿載而歸盡掩取之兩年中所得亦不下百萬

十月陝西賊過天星同李自成陷寧羌混天王爭衆眼等會之分三道入四川自成自七盤關陷朝天關戊戌至廣元壬寅陷昭化癸卯過劍閣甲辰陷敘州乙巳陷梓潼黎雅參將羅尚文大敗混草二賊于廣元斬首千餘級賊自梓潼復分為三一走潼川一趨綿州一入江油遂陷青川彰明鹽亭等縣進圍綿州巡撫王維章次保寧畏賊不敢出丙辰賊焚郫縣漸逼成都事聞維章革職聽勘以傅宗龍巡撫四川

王維章所至以貪墨著備兵西寧以剋削致激軍變巴縣力護之舉為川撫至公然形之揭奏曰維章臣畏友也臣

益友也等語及任四川狼籍無比至受番夷黄金四萬兩擅將邛州界內地劃以與之合州士民咸憤不平迄無敢以入告者次年楊編修廷麟　召對乃指及之真開人不敢開之口矣

十一年戊寅二月下刑部尚書鄭三俊于獄先是馮英下獄既用三俊遣當侯恂屯豆一案先有讒言謂三俊與恂皆東林契友必將屈法徇私　上入其言至是獄上果多為恂卸罪
上大怒并三俊亦下獄宣大總督盧象昇首先具疏稱寃盧昔為鄭司官素服其公忠廉慎者也繼盧者不下十餘疏而應

天府丞徐石麒爲最略曰鄭三俊品重三朝賢著四海即使果有過誤猶望 皇上優容老成曲施赦宥令擬議一不當而僇辱隨之將敬大臣之義何居漢張釋之爲廷尉不敢屈法以徇主意文帝卒降心以相從千古兩賢之謂非釋之不能守朝廷之法非文帝不能用釋之之言臣于是而嘆臣工之不能仰体 皇上也 皇上每事欲踵前哲而臣工輙道以刻薄慘激之術 皇上每事欲臻盛治而臣工輙佐以刑名擊斷之學 皇上每事欲崇禮義而臣工輙肆其乘間抵隙之私云云閣票四語發改閣票爲民又發改閣票擬問

御筆批可將三倅罪狀一〻講明不必更煩奏事官閤中取禀
令旨以進當晚即下
禮部題二月十七日　皇太子出閣講讀侍班官四員禮部
尚書姜逢元詹事姚明恭少詹事王鐸坐可仲講讀官六員
禮部侍郎方逢年右諭德項煜修撰劉理順編修吳偉業楊
廷麟林增志校書官二員編修胡守恒簡討楊士聰侍書二
員中書黃應恩朱國詔舊制　日講官　東宮講官無相兼
者恐〻　皇上與　東宮同日　御講筵致相妨也黃應恩既
充正字又充侍書則以淄川從外入不諳衙門規例而士聰

係辛未增志係甲戌一革尤衙錯謬陪期達元罷去侍郎顧錫疇代

二月十二日　上御經筵畢　召禮部左侍郎顧錫疇等二十餘人問保舉考選二者孰為得人諸臣各以大意支吾諭德黃景昉獨以鄭三俊下獄及朱天麟成勇不得考選對

上細詢良久諭以三俊繫獄有從清亦不能濟事之語至朱成二人則無于李建泰而下多同辭稱其果然　上命起序列有言者出奏于是諸臣各陳所見　上亦隨意答之　上又曰言須可用如先年講官姚希孟欲將漕米改折一年這个

行得行不得編修楊廷麟對曰溫体仁之舉唐世濟王應熊之舉王維章今二臣皆敗而体仁應熊畢竟無恙是連坐之法先不行于大臣而欲收保舉之效得乎　上為之動色久之無所言項煜乃奏成勇不得考選以任濬為閣臣張至發兒女親家前任濬列在第二後以有議以成勇易之閣臣不欲勇獨得考選若曰得則俱得失則俱失云爾　上曰誰說有个兒女親家也也不在此至發奏請　敕山東撫按勘驗臣與任濬結親或現在或已亡有一于此治臣之罪　上諭以不必與辯對畢諸臣出朝吏部值事者誤傳奏成未者為

楊廷麟田唯嘉恨甚嗣是奏攻　廷麟矣次日黄道周黄景昉
楊士聰各有疏景昉中言鄭三俊事道周疏亦及之士聰則
言考選事而田唯嘉亦有疏則直攻楊廷麟內云成勇任濬
各為同鄉所引科道求科道詞林雖未預訪單而暗中皆為
主持臣一旦推之部屬安得不觸諸臣之怒至楊廷麟則尤
有說焉今考選推部之涂必泓係麟同鄉至戚保舉聶明楷
係麟同鄉萬谷春所保舉臣且參革并谷春議降調矣是以
廷麟恨臣以保舉考選為不平而特借成勇朱天麟為口寔
也奉　旨接引主持有何憑據且原奏係黄景昉何訛為楊

廷麟還通着明白回奏十六日　上御日講面諭黃景昉昨原切責鄭三俊豈是矜亮又　諭俞煌昨召對有姚希孟全析漕粮一年之說煌對曰行不得如何此疏竟隱不載時講官張少詹四知出語人曰今日　上怒甚說者謂三俊自此得釋矣十九日　上御門畢　諭百官數百言內言鄭三俊一案已至墻穴情弊顯然有何可疑而欺罔矯飾巧爲彌縫屢奉批駁執法愈甚但念別無贓賄姑着回家聽擬蓋　聖明本樂受言第不欲恩歸于下耳三俊以初九日下獄風霾陡作咫尺不辨是日得釋微雨澄清雖謂　主心不　上應天心耶

按講章之末必附論時事一段循奏疏中條陳非必欲一一見之施行也姚文敍進講在　上初年時入夏始糴粮阻凍開河直待來春始得交納京倉較之　祖制十二月糴粮二月開幫五六月赴京交納七八月回空何啻天淵故引及之云或不妨改折一年以通其窮亦作商量語耳後史堃辨疏後牽及先文肅與文敍乃知群小所以相中者不遺餘力八年之後猶令　人主追憶其過如此

楊士聰疏下着指名回奏於是指陸自嶽張若麒沈迅蓋自

嶽與沈閒科同在考選自嶽為陳啟新指參降處不甘閒科獨蜀特出疏以傾之若麒與迅則愛省中不愛詞林者蓋當考選特第一第二當為詞林第三第四當為省中第五第六當為柱史迅與若麒列在三四比正極定省中樞要也及任濬議處乃奪第三之沈迅而推第五之成勇此其驗也東宮講讀官項煜楊廷麟各疏願讓少詹事黃道周淄川吳疏極排之內云道周近疏有傷不如鄭鄤之語夫蔑倫杖母

明旨煌煌鄤何如人而自謂不如是可為元良輔導乎章比揭者中書黃應恩也先是戶部尚書侯恂刑部尚書馮英同時

下獄道周辭官疏內及侯恂因適及削刑之未當者鄭鄤特其一再疏中有一日內繫兩尚書儒道一尚寧有 旨疏中一日內繫兩書欲慎何在迨後英竟以微罪得釋是 上未嘗不用其言也給事中馮元飈上疏畧曰傾項煜楊廷麟疏議黃道周夫二臣係閣臣所選不肯苟悦于閣臣為閣臣者宜深加贊嘆風勵百僚而近日一揭若大不快於其言者并遷怒于道周何也若以道周建言為罪則 皇上已還其清秩數次回奏皆荷優容天下萬世方頌為 主聖臣直一大盛事而閣臣反因此怒及道周臣恐天下後世有以議閣臣

之得失矣淄川又出辨揭謂臣硜々孤執即有苟悅之人不
能呈身于臣云々亦應思代草也既而復上世風宜挽一疏
累數千百言內云道周出山緣愛母之心借一言以周旋鄭
鄤豈曰非孝但不宜以朝廷是非為一己環草之私又云
有一二人為建壇坫執牛耳自命于人曰吾將主持世風已
而自命者與附之者入主出奴了不得其何緣何故末又請
禁投剌往來云自令士大夫門盡可羅雀盡可塵夫人而能
為廉也夫人而能為讓也終推重于溫体仁稱其孤執不欺
窮類學之云々此疏出江夏手嗚呼江夏生平於斯掃地矣

編修吳偉業具疏敗之略曰前事者後事之師今日輔臣之
鑒取之過体仁而足矣体仁學無經術則當講求仁義練習
朝章体仁性習險譎則當矢志光明立心公正体仁伊暱罔
人則當嚴杜諂諛之筆体仁護持逆黨則當力絕忠孝之經
庶乎　聖恩可副輿望可塞乃積習未化近日辨掎識稱体
仁之美曰孤執曰不欺夫体仁有唐世濟閔洪學蔡奕琛胡
根緩胡建麟之徒參贊密謀有陳履謙張漢儒陸文聲之徒
驅除異己何謂孤庇椐二則總督可不設而事敗乃設庇鳳
撫則鎮可不移而事敗乃移何謂執　皇上之洪去体仁正

謂其善欺耳家寓臣盜產遍落漢自說曰庶孽子招權匪人
入幕自說曰謹何謂不欺輔臣真以為孤執不欺乎若何用
私黨陋盡襲前人所為將公忠正直之風何日得見夷狄盜
賊之患何日得平也遂 上御經筵項煜面糾淄川庇至戚
任濬而擠成勇淄川再疏辯有 旨着項煜回奏煜回奏畧
曰有聞斯對而曰紛囂為國摘奸而曰排擠至若云何處把
持則臣敢明白指之曰考選則把持于閣中推補則把持于
吏部又云臣孤冷自守於考選何與於任濬成勇何預向使
經筵不召對不問用人諸臣不言及考選則臣雖有區區之愚

何自而發當日一堂都俞夢想不到拜颺之語一片肝膈而
至發乃謂臣為與同為愛憎如此欺罔豈能逃 聖明之炤
燭哉疏語最切第疏內指任濬與淄川次于聯姻則未確謂
濬以銀鞍馬贈張孫振作為貪吏則太過有 旨著再奏而
淄川又出疏嘵嘵攻詆全無大臣之度矣項煜遂奉 旨議
處
東宮出講黃克正字管 誥敕撰文又兼 東宮侍書勢不
能相顧凡傳講寫講皆委之朱國詔臨時國詔病不能出乃
暗撰儀註委之較書淄川不詳所以遂為題請士聰等詰問

力辯其謬既而項煜等撰完講章送應恩應恩僕拒之云比
楊胡二公執掌士聰益不平其流爭之發票淄川即其揭隨
進士聰遂不行士聰乃上書閣中極言其事而應恩遣以撰
文事　特旨為民撰文者本兵楊嗣昌父楊鶴三遣總督以
逮問遣戍至是寧夏叙功奉　旨復官給〻誥命循例　贈
恤　誥命皆中書撰文者為之應恩為楊鶴撰文極力洗發
進　呈　上塗抹發下令查職名議處淄川將其公揭中救
句容進曰去年許朗城事與此同彼時未曾申救今奈何救
之蓋前歲許祭酒撰高忠憲公　贈誥為　上所駁降處也

淄川憤曰難道閣中少得此人諸公不救我自救之建進三揭　上終不允　御筆批云撰文官自註職名新經中飭黄應恩供從閣中首先遞玩入臣功罪各不相掩蒙寬等語視當日之處分為何如黄應恩着革職為民楊嗣昌疏救亦不聽既而大理寺副書筌疏參應恩納賄等事先是四川富順知縣許國佐以參劾下部應恩受其千金許為從輕票擬遣又有招撫應恩事款一冊未夜投于中書周國興之門緣是長安喧傳直達　聖聽書筌疏入有　旨着刑部提問給事中王都疏參吏部尚書田唯嘉略曰冢臣之與逆黨作

緣非自今日始也當王永光借題遷才引用匪人之日唯嘉爭光應募即薦楊維垣賈繼春二人章光岳遂薦呂純如霍維華傅櫆徐揚先袁廷陛葉天陛六人賴 聖明獨斷有逆案奉 旨方新居然薦用存何政体之 旨而後群奸屏息疏在 御前可覆案也夫唐世濟應嘉臣薦一人而身問彼薦之人薦六人者宜何居焉疏入次日 上召對 召閣臣及唯嘉出疏示唯嘉 諭以秉公盡職不必與辨都前有疏參刑部侍郎章光岳行人司副水佳胤蓋光岳官通政時建議請于逆案中有枉者辨疏許其封進佳胤官御史時疏請

吏部將逐案中不平者一一明告有 旨吏部議處唯嘉處光祿致仕佳亂免議故都肝參之先是德州去位唯嘉以吏部侍郎 旨陞吏部尚書其勢張甚凡臺省議交者必以年例處之若宗權宋學顯凌義渠皆其人也都可謂履虎尾而不悔者矣

田唯嘉疏參楊廷麟奉有明白具奏之 旨而屢疏回奏總無指實 上詰責不已會項楊各疏參滏川遂以項楊為接引以河南掌道御史王萬象為主持又有神謀權力一疏其云神謀權力者一指李嗣京為可容所托一指涂必泓為進

賢所托益淄川在閣中惟江夏欣附同吳句容進賢乡所不合唯嘉知之欲借此以傾二人二人大懼唯嘉疏發崇淄川時侍罪在寓句容進賢崇擬項煜楊士聰王萬家着議處俟進密揭言煜與士聰疏參首輔有壞閣体當加重處隨使人傳語于唯嘉唯嘉大喜再上回奏疏神謀權力即指項煜士聰萬象三人句容進賢俟崇議處尚未進而唯嘉前疏密揭乞加重處者　御筆批出云面奏成勇不得錯選乃黃景昉等今言楊士聰是何緣故項煜已有　旨了句容進賢相須失色乃將神謀權力疏止擬已有　旨了長垣噎傳田太宰

挾貲挑戰而閣下望風投降者即指此也

士聰指名疏下查沈迅等三人治行及考滿緣由具奏唯嘉將考滿開復截俸日月俱隱匿不載止詳載其各院考語士聰隨上大臣蒙欺有據一疏內指唯嘉得周汝鄒銀八十兩升延綏巡撫係大理寺丞史范過付又參史范巡按淮揚時署巡鹽事侵匿課銀二十一萬兩有 旨史范沈迅張若麒各着回話而唯嘉復上盡職指誣一疏內云士聰參史范並及臣也蓋有由矣史范者時尚之所慾惡而不容者也若麒與迅皆為范父母官士聰惡史范并及其父母官已久吋之

又見成勇被臣推部屬尚麒迅及選料道則思其氣味味不投況欲一網打盡以為快也況張回奏俱言士聰平日招搖詐騙至于考選太無公然登壟而指己維守正聽命以致大觸其怒云云而於閉後考滿日期俱置不及唯嘉又收陸自獄為助自獄亦出疏參士聰羽翼沈璟科為接引指吏科業高標為主持高標璟科鄉房師也史垄回奏疏亦臣孫立寡儔屢糾奸惡今乃誣以關通閣部之線索憶向年文某姚希孟為詞臣之雄死者死矣文某借虛名以入閣入閣便行私去後復草疏稿參成德代上臣曾有綸扉之線索一斷議論

之風雨寐然二語大紀時忌故士聰借考選之事硬以線索二字誣陷微臣也其辯疏云臣入仕以來指倭如仇奸黨恨臣久矣士聰曾受宋琮銀萬兩營謀館選又令特出 聖明燭奸之疏丟却考選究以田唯嘉得周汝弼銀八千兩濫推延撫指臣遇付臣巡按淮揚僅代鹽差數月便誣以侵匿鹽課二十一萬兆乞 敕下九卿科道將此疏會勘令淮揚內臣楊顯名及周汝弼各自回奏則士聰之誣揑焰露而微臣之心跡得白矣有 旨侯衛拏訊明奏奪

史蓮會著淮揚幾與崔呈秀等三尺童子皆能道之其侵

歷益謀為延撫適付俱自作之孽于人何尤乃無端牽及
時白又無端牽及先文肅姚文毅何為乎先文肅以請改
正　先廟選錄一疏荷　聖鑒致此超拔非關虛名也
大璫屬意未好先文肅堅拒不應是行私者否必如烏程
之謀翻逆案已懸之力庇貪撫方謂之不行私者乎至成
德應秦之說乃尚好善造此以取媚烏程耳今烏程罷矣
漫拾好善餘唾何為乎雖百足之蟲至死不僵終不能當
聖明離明之炤也宋琮萬金之說尤屬誣衊宋玫擬為出疏中
辯而跱知不果給銖之念重雖其兄受誣于升後勿逞悃

矣嗚呼

四月吏部尚書田唯嘉罷時士聰庶得唯嘉納賄事款後上

聖

主神明燭[illegible]一疏淄川見疏有事款即容抄一通送唯嘉俾預為辯地不意唯嘉不待　旨下而遽上辯疏也士聰乃上臣疏預洩甚奇一疏有　旨着唯嘉回奏而前疏竟下錦衣衛提究事既下部矣唯嘉何視大選自如給事中吳麟徵上疏略曰今之進言者益難矣為公正而發憤動輒指為朋比即自盡其職掌亦借題以驅除即如冢臣田唯嘉濁官通賄事下衛訊供吐未盡贓已纍纍其奴與私人方在對簿而其

主安坐朝堂視事尤為 三百年絕無之事末云以真庶直誑之鄭三俊尚不免為法蒙譴以極貪極横之田唯嘉乃容其跋扈自如有 旨冢臣以推選視事不得苛求蓋淄川力為之地也既而唯嘉回奏疏稿預洩緣由稱係寫本人所送有

旨既係寫本人傳送何難擒查着即指名速奏唯嘉再奏乃稱是夜有人傳呼門外云有人誣捏係主人事款速速取去門從驚起開視則其人不能久待竟擲檻間而去嘻直同兒戲矣士聰復上冢臣說謊面欺一疏有 旨奏內事情着田唯嘉據實回奏不許一毫支飾取咎唯嘉窘極乃疏請罷去云

士聰之意欲攻陷臣布圖翻案為推部諸臣復謀考選臣一
日在部其私心一日不遂乞將臣解任總勘有 旨田唯嘉
准解任回籍
大學士張至發罷時 上復御經筵諸臣於文華殿門鵠立
上傳項煜方在議處不准入班講畢復 諭閣臣俾項煜回奏
越兩日而淄川罷煜亦降三級調外任蓋 上將放淄川不
欲煜居其功故有此傳 諭而淄川之罷則實以伐士聰之
疏于唯嘉傾忤 聖意云
士聰 聖明燭奸疏既下衛內指唯嘉家人田少峯過付事

其彩衛從初提領裁縫等唯嘉舉家大驚聞其奴有仰梁白盡若未知即田少峯否也然少峯究竟不出而唯嘉之金珠已捆載入衛帥吳孟明家矣已而衛招上止招盧以參升主事用銀五百兩係田登第遞付于田敬宗仍謂唯嘉初不之知有　旨提田登第再審已而衛招炤舊止認盧以參一事且不並無田少峯其人奉　旨原參事款多端豈止盧以參一件何得聽其狡飾還著嚴訊確供具奏又衛招領裁縫係大章供稱同汝鄉用銀八十濫推巡撫係史範事非大章等經手止增招出武強知縣傅崇麻差人持銀三百三十兩三

百送田尚書三十張八分用有　旨唯嘉革職蒙恩革任原
參六款再嚴鞫確情具奏
衛招再上奏　旨田登第既係伊大子家人五百分全豈有
僕從八分之理吳孟明不從寔根究殊屬徇情着再降二
級戴罪田敬宗革了職提來并同汝鄉事情嚴訊確供具奏
田敬宗先選授都事察院都事至是提到下衛審問供認沈萬
春一事得銀六百兩其餘俱如前招有　旨沈萬春提問敬
宗再行嚴審奏蓋　上所重者延撫事也于是有椅遜付非
史茲為根紹先者給事中吳希哲遂具疏參紹先要之紹先

預其事不止紹先一人蓋數人深為丈亞出脫地耳後衛柗
上何舊奏　旨田啟宗等俱着送刑部擬罪具奏
四月十二日　上御經筵畢後　召對六部本兵楊嗣昌奏
有孟城孟野善戰者肦上刑等語　上諭今天下一統與孟
于列國兵爭時不同今不過一属夷小醜縱不能伸大司馬
九伐之威奈何為是言耶隨戒以今後勿復爾時　上聲色
甚厲嗣昌頓首認罪後又言湖廣巡撫余應桂用將官事既
退嗣昌復上疏請罪因言應桂前任御史曾參臣父先國家
之急而後私仇等語未幾而嗣昌奚立應桂逮問其時移之

機甚秘甚捷人不得而測之也
時火星亦變　皇上于宮中齋沐祈禱素服減膳許　諭各
衙門供角素修省楊嗣昌上疏略曰臣聞月食五星古今異
變史不絕書然亦觀其時勢主德何如今茲月食火星在于
前月己酉納音屬土律應中宮然有陰陽之分戊申陽宮主
帝座己酉陰宮主后妃其時寅卯遭值　熹廟成妃發引內外
文武百官祭奠卯圻所謂白衣之會在陰宮已有其應無庸
致疑一也當食之時火星觸月在于上角不在中亦不在下
臣愚謹視明白無庸致疑二也又云臣稽于古月食熒惑不

為大災者蓋亦有之在漢光武建武二十三年丁未三月〻
食火星其年無事明年匈奴入部八立呼韓邪單于款五原
塞事下公卿議〻者皆以為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獨以
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以率厲四夷帝從之明帝永平二年
己未十二月〻食火星頻年無事皇后馬氏馬援之女也德
冠後宮著衣大練明帝圖畫功臣二十八將于南京雲臺又
蓋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抑不
預焉唐憲宗元和七年壬辰正月〻掩熒惑其年田興以魏
博來歸李絳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戊

寅七月：梅摯感其明年興兵滅漢車駕遂征契丹連年兵敗宰相張齊賢上疏以聖人舉事動出萬全必先本後末安內養外之說進臣愚所聞如此給事中何楷狀之略曰孔子作春秋書災異不書事應其言天道則不可得而聞今嗣昌縷縷援引出何典據如探其立言本意則路人咸能指之矣引建武款塞故事欲借以伸市賞之說也引元和宣慰故事欲借以伸招撫之說也引太平興國連年兵敗故事欲借以伸不敢用兵之說也然附會誠巧至于永平二年一條所述皇后馬氏等語更不知其意所指亦安在有　旨樞臣不必

深求嗣昌疏辯止云臣所引皆漢唐信史雲臺圖畫衛柳椒房之親乃漢書戚事臣比類言之而科臣以為指斥豈其昨年　聖諭勳戚不知厭足縱貿暴于京畿者科臣獨未之聞乎至于市賞招撫不敢用兵之說則絕不辯蓋前月　召對善戰上刑之說其機括已陰轉矣故虛虛龍罩支吾了事至雲臺圖畫誠不識其立意何居也說者謂嗣昌要立之樞要全在此然其邀　聖眷者不在此一疏而所謂用心于輿變之中者可類推矣

四月二十八日　上御中左門策試考選各官　上自定三

等翰林給事御史其餘發部量授各官朱天麟曾就義等為
翰林王調鼎徐必泓李嗣京任濬張濟忠高名衡等為給事
中御史而沈迅張若麒在散數亦授刑部主事惟穌杜光升
穌州同知成勇升南京吏部主事俱已赴任不及試後徐必
泓為成勇稱屈奉 旨成勇着改南京御史用
原任兩淮巡鹽張錫命男張沅疏鹽課存解甚明事內云臣
父丁艱後共貯庫銀二十一萬兩有奇銷歸何處接管按臣
史堃亦未嘗為臣父代解此二十一萬兩銷歸何處疏入閣
中詳擬一 旨以進及 命下所擬嚴核等語俱行削去止

批該部知道就中機密人不能窺也後南京給事中張焜芳
進疏補糾寺臣貪汚事內糾史堃侵匿鹽課二十一萬又糾
堃與中書汪機晝夜酣飲女優侑酒都無官體臨行寄贓
十萬又糾堃知于承祖家貲鉅萬乃因告訐索銀萬兩意猶
未已承祖避之南京抑鬱而死其子于道亨可証又言堃事
發後密使幹僕賫金潛往書吏睢承吾之家意圖毀改簿籍
而未即以張沆原揭附之疏入 御筆於史堃着革提拏奉
旨據奏史堃鹽糞多端贓私狼籍比匪攬利大干法紀與汪機
俱着革了職并睢承吾逮着提解來京究問是時焜芳有二

疏一求改成勇衛材已奉旨議處一即糾道疏也史𡍼第從之　旨特出　宸裁于是群情翕然頌　聖明獨斷云

真定巡按李模疏監臣貪肆非常第分守太監陳鎮夷貪婪暴虐官民寒心謹昧死特陳其狀舊知識郭名揚先任保定迎接餽銀三百兩一到任即題充旗鼓而關通賄賂倚為腹心憑聽蕭錢兩主文本章批判盡出其手凡攬受田産小詞盡批解究奸徒得志縱懦脫罪固關把總何起龍托郭旗鼓送銀二百兩求管關稅每日抽黄錢二三十千不等单日入逆亦索黄錢二十文怨聲載道工食器用等項不許科派里

甲非　勅書所載乎乃私用米豆散牌行唐　等縣買辦止

各發銀一百八十兩計各費過三百四十兩有賠鮮富户可

問建造衙宇費過工料銀五百餘兩後行趙州等處攤派有

替工王省祭可查營兵月餉應問易州餉司支領怨坐下真

定縣本色豆三千石艸九萬束是額餉竟可混徵也營兵每

月餉銀二兩二錢乃每名扣除四錢七錢不等五營官總送

衙內至領兵上關每名該行糧計半止給一升艸每束折銀

四分入己馬乏餓倒以致兵士憤恨槐楙誦逃去馬兵三百

餘名鎮城又逃去二百餘名詳付不知支糧如舊至其縱兵

爲盜也任文秀躧馬截劫於晉州箭穿入背當經馬保邨等
搜獲贓錢乃文秀不完而赤馬牽入私廄矣王家遠司二等
行劫官路當經劉均艾等人馬速獲乃倫聽于總王道新曲
渠而捕從及問徒罪矣撞門劫掠責求先家則有趙標莊應
倫等將珠寶衣服對人誇張而失主不敢告官矣劫掠郝三
九抛井則有呂世龍子衆武等被尸親認贓喊告而問官不
敢直指爲兵矣將官縱容何一不從扣剋得來乃令郭旗鼓
向每營將官索要三千兩各先送過五百兩備火功營將官
王震仲索負氣骨不肯應承終日提營中官從呵責仍央郭

旗鼓解說送銀爐銀如意各一件羅緞潞紬各十疋馬一匹
羸一頭尚嫌不足又向龍固營守備白之龍指查賣故掯河
軍人要從重發覆共郭旗鼓送銀四百兩俱從東邊小門交
張掌家收入合軍皆知更可異者查城上疏托張中軍傳意
州縣一二等各要謝薦儀二百兩且閑防何事就中嚇取即
棗城一縣勒送銀壺二把金盤盞四副而曲陽之肯綬一網
收盡是為何体恣意摧辱士類以示威風舉人關東升縛來
庭訊生員趙必達徑批點退甚且控究之王相嫡兄被兵趙
士采王家士等劫殺有案徑行提問賊兵收營究生下獄頻

倒戳士是為何法尤可訝者近日翠園營總練報升當夜二鼓令郭棋鼓向張德昌講話約定銀三千兩題補前缺次日即與薪本是大帥可以貸取也一疏校置三將領是樞部可以不設也不亦廢典制而辱刻章乎至如縱放張掌家等横擾驛遞倍索乾折嘆怪井陘等縣供應不周凌辱正印典史驛丞動責數十猶其貪虐之餘波也若其接待有司箕踞漫駡稍不遂意開口題參逼致生日饋獻銀鑄壽星爐爵杯盤及繡緞等件尤作衙署有各衙門小報可據儼然自稱軍門而勒送禮物嗟乎 皇上何負于内臣而敢舉朝廷之憲法

綱紀將吏士民一旦凌夷暴殄至于此極也奉 旨司禮監
查議具奏
時所遣內奄在々播惡不獨一陳鎮夷第他處撫按不敢
直陳惟模能據寔入告耳後鎮夷訪模在任廉謹無可指
摘乃許其與真定同知凌必正營私等情必正李同鄉也
事下真定撫按查核具奏而彼此觀望推諉者三載至十
四年其事始結模與必正俱降三級調用
六月十八日 上召對諸臣出題考試尋改楊嗣昌程國祥
俱禮部尚書嗣昌仍管兵部事陞方逢年蔡國用俱禮部尚

書范復梓禮部左侍郎供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蓋嗣昌

上所最注意而國祥以旁稱國用以牙石若進并從梓則其偶及者也旁號者國祥時為户部尚書建議借合京債居一李之祖及京耴會館守寓者亦出修理若干其初謂可得五十萬其後戚畹勳臣巨璫概從隱匿所得僅十三萬而已牙石者列于崇文宣武兩大街之中以備　駕出而除道者時培修外羅城無從取石國用時為工部侍郎建議用之然用力甚艱工費甚浩得不償失也而二臣之受知　皇上則由于此

武陵入閣到任儀然緋袍與江陵同說者謂江陵藉口大將權從吉服武陵則何說之辭蓋其心已死久矣　先文肅以四品少詹超入政府已爲異數後韓城以僉院黃縣以少卿亦俱從四品超擢尤足異云　始淄川以刑侍入韓城以僉都入說者謂廷尉中當亦有騰升而上者蓋三法司之驗也今黃縣果以理少入然徒伴食耳無關重輕也時揆席既內外兼用館選又從知推考入於是建議詞林亦得以別衙門升用故李少詹紹賢升戶部侍郎倪祭酒元璐起兵部侍郎何兼侍讀學士　司禮監視政府文書

房視詞林向來司禮掌印秉筆諸奄皆從文書房入至
今上而盡破舊規改更舊章此亦其一徵云
丙子清騎闌入洪承疇盧象昇俱率師入援事平即 命承
疇總督薊遼象昇總督宣大至是 上念清賊交訌從廷臣
議以承疇專任關外升薊撫吳阿衡總督薊保象昇專任勦
賊起升陳新甲總督宣大新甲亦守制家居武陵欲援以自
解會推時即奉有不拘在籍丁艱之 旨而後推及之少詹
事黃道周連上三疏其一楊嗣昌不當奪情入閣其一言寧
錦遼撫方一藻撫賞事與向年俺荅不同不得援為口實其

一言不當又奪情用陳新甲于宣大如無人肯往臣願任之

時七月乙巳　上召道周于平臺問道周曰朕聞無所為而為者謂之天理有所為而為者謂之人欲爾前疏適當枚卜不用之日果無所為乎道周對曰天下止有義利臣心為國家不為功名自信其無所私　上曰前月推陳新甲時何不言道周對曰時科道何楷林蘭友皆有疏二臣臣同鄉恐涉嫌疑耳　上曰今遂無嫌乎道周對曰天下綱常邊疆大計失今不言後將無及臣所惜者綱常名教非私也　上曰清雖美德不可傲物自古惟伯夷為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

非清也道周對曰伯夷忠孝兩盡故孔子許其仁今楊嗣昌雖有小才然古者惟門庭之寇不得已而以吉禮從金革故有奪情之事今用嗣昌于本兵猶可藉口于金革遂用嗣昌于政府則禮法之所不容天下未有不父其父而可稱爲子者未有不能孝于親而能忠于君者嗣昌出班奏曰臣非生于空桑豈遂不知父母臣嘗再辭而 明旨迫切道周學行人宗臣寔仰企之迨疏謂不如鄭鄤臣始太息絕望鄭鄤杖母行同梟獍道周既不如鄭鄤何言綱常也道周曰臣言文章不如鄭鄤非謂品行 上怒曰此皆是矯詞飾說顯是朋比道

周對曰報恩必察臣何敢為比 上曰孔子誅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惟行僻而堅言偽而辯不免孔子之誅道周對曰少正卯欺世盜名臣無其心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 陛下今日 陛下殺臣則 陛下負臣 上怒曰爾讀書多年祇成佞耳道周對曰忠佞二字臣不敢不辯夫臣子在 君父之前獨立敢言者為佞豈在 君父之前讒諂面諛者為忠乎忠佞不分則邪正混淆何以致治 上怒甚曰 祖訓辯言亂政者當斬道周曰臣若有當斬之罪願就司寇聽 陛下處分 上曰原不專指汝但辯言亂政者按 祖訓當斬

隨　諭道周且退　上復面諭諸臣今後慎毋黨同伐異各
恪修職業次日復　須諭中飭特修撰劉同升編修趙士春
合上疏論嗣昌奪情事與道周俱下部議處部擬俱降三級
焰舊　御札道周票擬處同升士春票重處嗣昌慎　上將
復用道周也急募人參之於是張若麒應募遂上摭戴不劾
怨望紛然疏而同升士春降三級道周降六級俱調外矣後
嗣昌借邊警調若麒于兵部蓋酬之也
丁丑鼎甲三人劉趙與陳之遴也初上奪情疏擬三人聯
名之遴辭不與次年遴父祖苞以失事自盡遴以紀廢閑

住則何如列名之為愈也南海辭列名而得入綸扉之遴辭列名而終歸罷斥同一畏首畏尾而幸不幸有如此者刑部主事張若祺攤戴不効怨望紛然疏頃者 皇上憂軫時艱不憚勞煩．召對之後大布 王言諄諄然以正人心息邪說為治天下之大本原舉黨同伐異之隱情招權納賄之狡術無不見其肺肝直為道破而闢邪一義尤為千古之聖帝明王所未嘗發一時之端人正士所不能言直如日月當天妖孤莫遁謂宜大家洗心以副 明旨何意諸臣之情狀竟 旨造捏奸言歸過 皇上而無天無地無父無君至

此極也以臣所聞數日以來 天諭既頒群黨稍〻或擲抄傳之邸報而怒視或引不倫之遠事而詆議通宵聚衆信口譏排未已也至有謂 召對之日黄道周犯顔批鱗古今未有而 皇上為之理屈者至有謂道周堅求一死而 皇上左顧言他始終無如何者至有謂 聖諭洋洒何故亦作對偶者甚至有謂 聖諭中邪說依經一段不出 聖裁者紛紛擾〻日改日增要使古今未有之好語盡出自道周之口凡可以歸過 皇上者無所不至蓋倡之者誇六藝以文奸言盡在假托道理以把持朝廷以顯行其呼朋引類之計于

是記誦博者附之不博者亦附之甚至不辨菽麥墨汁全無者亦附之共為怙權納賄之地而突聞 皇上下頂門之針逆大家喊吽謂老魔之赤幟既拔山巔之纖態難藏嚇騙不靈谿壑無幸逆巠滋口橫加毫無顧忌尚不亟示前日 召對之語宣錄刊傳與新領 聖諭共為日星之揭則背公死黨實繁有徒或鼓煽以惑四方私記以疑後世致令明串附勢之史臣徇私載筆 皇上正人心息邪說一段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且為怨望者所埋沒遮掩矣伏乞 皇上始終為世道人心計深思遠慮速 賜施行臣雖備員末秩亦仰荷

皇上生成之恩何忍畏其充斧雷同不言也
宋林希黙制誥凡元祐名臣貶黜之制皆極其醜詆一日
草制罷擲筆于地曰壞名節矣若祺此疏何以異是然使
此疏出而冢宰總憲可以力致尚斷斷不可況區區一兵
書耶小人枉做小人千古同歎
若祺與沈迅既授刑部不與諸司官齒本司缺郎中員外某
署印奉差辭　朝送印與迅迅大怒罵之擲還其印員外懼
泣訴于堂委別司署焉若祺既出疏逐道周嗣昌已計調兵
部久不得耗乃親詣職方郎中趙光抃促之次日諸臣畢集

揖嗣昌畢光抃出班請曰本司現有缺員聞得老先生要調二人來嗣昌問調誰光抃對前日上本者即其人也嗣昌佯驚曰那有此事光抃曰昨日其人親到本司向郎中言老先生要調他並他同部姓沈者四司官俱在所共目擊可詢也嗣昌色變乃曰這等我要參他光抃唯唯而退

若麒沈迅既營求嗣昌量調有日矣適御史涂必泓疏言刑部所司者民命而人往往厭薄之是以十三司官猥半皆鄉科任子偶有一甲科則輒調別部堂司民命者當專用不肖乎請自今著為令刑部官不許更調別部奉 旨申飭若麒

情無所洩乃上平賦從節驛遞一疏謂鄉紳隱匿賦從遺害小民以致民窮為盜內有鄉紳豺虎等語驛遞謂裁削勘合歲可得百五十萬銀兩有　旨本內鄉紳豺虎等語着據寔回奏若棋回奏指莊應會范良彥袁弘勳袁范皆地方所最切齒而弘勳尤護持逆黨者有　旨併行撫按逮問初棋之出疏也專為同鄉侍郎高弘圖而發及回奏即擬以弘圖入告或語以弘圖立朝大節忤璫去位萬萬不可指及棋不得已乃指應會三人然棋之為此寔激于心泓之疏以泓與楊廷麟同鄉同年咸謂涂疏楊寔使之後張沉與嗣昌比而修

怨延譏者禍蓋烈矣

武清侯李誠銘　慈聖內家也　上在信邸時以緩急關[illegible]後借事繩之以法不少貸誠銘卒其子不准承襲房產俱付入官內一女字嘉定伯周奎之孫嘉定請命于　后　后諭云人當患難自無絕婚之理可具小轎但取此女歸此外慎毋夾帶諸臟賄合離申請不允後悼靈王臨危親見　慈聖于空中　上大悔悟即准其子襲爵房產祿米仍舊頒給

上初年崇奉天主教上海教中人也既入政府力進天主之說將宮內供養諸銅佛像盡行毀碎至是悼靈王病篤　上臨

視之王指九蓮華娘〻現在空中歷數毀壞三寶之罪及耆
求武清云〻言訖而薨　上大驚惧極力挽回亦無及矣時
閹宦皆從外入素不諳文義　上既痛悔前事特頒諭內
外有但願佛天祖宗知不願人知也等句幾不成　皇言矣
宰相須用讀書人初年　上曾舉以諷諸閹宦者可勝三嘆
京師天主教有二西人主之龍華民湯若望也凡皈依其
教者先問汝家有魔鬼否有則取以來魔鬼即佛也天主
殿前有青石幢一大石池一其黨取佛像至即於幢上撞
碎佛首及手足擲棄池中候聚集數多然後設齋邀諸徒

黨架爐鼓火將諸佛像盡行鎔化準以為常某年六月初一日復建此會方日正中碧空無纖雲遮當舉火衆共瞻視忽大雷一聲將池中佛像及諸爐炭盡行捲去池內若掃不留微塵衆皆汗流浹背咸合掌兩跪念阿彌陀佛自是遂絕此會

史茲疏黨類陷臣已極事內辯周汝弼嘗陞巡撫係太常寺卿許世蓋說情奉　旨史茲方在家閒何得瀆陳奏內說情緣由還着許世蓋田唯嘉據寔回共奏不許游移文飾先是史茲得提問之報隨即赴京潛入韓城邸中逗住三日乃

始投部上此疏後世蓋回奏隱躍其辭但列陝西巡按王從
相對之言為証有　旨着王從寔奏及從回奏則事已結案
久矣遂奉姑不究之　旨然世蓋寔未嘗說情也
史塗下獄後又上直發朋黨奸貪之狀疏內云鹽課現經內
臣楊顯名徹底清查之後割沒清楚足見臣之心跡而楊士
聰之誣捏陷臣亦昭然矣又云張焜芳乃內閣中書張炳芳
之兄也向來　旨意露洩皆炳芳為之即焜芳參臣及內臣
楊顯名亦恃與投有人布置閣通有炳芳在耳又言炳芳弟
燡芳以長史謀陞同知已攬知縣龔劉鎮考選賄銀一萬三

千兩托餘傳知道將科臣爲毛騏八千兩餘其把持臺省餘銀入己五十佰和二千等云疏上數款改票後擬元騏士聰供草任煒黃炳芳供草任提問後發再票　御筆批云此案不欲牽累多人乃止票炳芳革職候訊倘和提問此疏實出黃應恩慮恩素與炳芳有嫌而較書一事又與士聰有隙故構造此疏以相陷也後士聰上軍需餉亟緩疏有　旨史𡐕事情詭部違審具奏楊士聰不許再瀆士聰再疏遂奉不得更端求勝之　旨蓋史𡐕之布置已周　聖意亦潛移矣時史𡐕既恃內援復有韓城主之于外徵中達上疏催審且

請將楊士聰撰擬苦令訣部揆去與伊面質而兩淮鹽運使徐大儀與史𡎺同年相好自奉行查之　旨己先諭史當備力彌縫不待𡎺幹僕之來也惟交際六為內則不可得而掩內監楊顯名回奏事事出脫至交際一項則云陛不能為之歸以故𡎺久錮獄中不得出竟憤恨以死迨𡎺事敗則天運為之也

刑部上黃應恩招奉　旨黃應恩唆口招撰還有事款何構聽其支飾盡為開豁該司官殊屬縱徇著回將話來說一面嚴訊確擬具奏先是應恩下部黨與甚嚴部招于擺操諸款

概不敢入止引淺一品語律致奉比　旨司官再問不得不
入事款及贓應恩實出疏參之司官大懼乃上疏乞　勅三
法司會問夫以罪犯而參司官與史堂請楊士聰張煜芳
到部面質事雖不行而兩人之虎視獄中可知矣後再擬上
有　旨黃應恩發附近衛所充軍終身
刑部上田敬宗招奉　旨周汝瑚推撫情緣竟未訊明但憑
飾抵傅蒙庥衛招已寔又聽改口展辯且田敬宗等違法濫
受多贓僅擬配徒瀆縱殊甚通着研訊確擬具奏及再上擬
田敬宗附近田登第等邊衛各充軍終身贓追充餉有　旨

依擬

十月清騎入犯薊昌總督吳阿衡與鎮守太監鄧希詔稱壽已報清人入口矣猶堅留與鄧公飲酒盃取百壽之慶飲畢醉不能師遂死于亂軍中北兵盡入樞輔楊嗣昌上四事機宜疏請於卿寺科道等官不拘常格推補臣部左右侍郎其久推不至者俟其到日于別衙門填補末云職方一司繁冗已極特設協理員外分任其勞而余爵蒞任無期請以武選主事孫嘉績升補而武選車駕主事梁嘉祉等音信杳然請

敕

下吏部遴選別部有才望者速行調補次日吏部題補沈迅

調武選張若麒調車駕而所云以推不至者吳甡惠世揚也
十一月初八日　召對初無詞林而詞林畢集有內奄奏之
何俱　召入給事中范淑泰奏令　　臨城尚無定議不知
是要款是要戰　上曰那个要款淑泰奏外邊皆有此議論
泰又奏凡涉邊事邸報一概不許報抄傳滿城人皆以邊事為
諱　上曰凡關係機密的不許抄傳若行間塘報如何一槩
不許抄傳盖是時武陵私謀款局寔弃塘報一切禁止自後
長安始敢言邊事矣是日　召對意在憂餉大理寺丞戈允
禮倡言借貸欲括城中富人金錢淑泰奏兵事要在行法令

法不行而憂餉即大雨渠地湯金何益于事　上曰朝廷何嘗不欲行法而徵窺　聖意若有所躊躇而不能決者先是楊廷麟疏論武陵及高起潛武陵特題改兵部前往盧象昇軍前贊畫是日已謝　恩辭　朝故不預而款市之議武陵力請于　上　上許之矣武陵特遣使入　營竟得撓畫乃止時各道勤王兵至宣大總督盧象昇至都城下與武陵昌言曰朝端邪正不分寇虜何日得靖且云權臣在內邊臣豈能成功武陵云若如此說老先生尚方劍當先從學生用起不樂而罷時　越都城西掠破高陽舊樞輔孫承宗合門死

雞破吳橋縣知縣劉棠嶸迎降遂南掠至山東衆畀南下逕
之坐營副總兵李某請盧扎營于李家口戒慎毋動〻必敗
虜騎非流賊比也而李自帥師逆虜騎巳奏捷矣盧聞捷遽
勒兵而前遇虜兵于賈村全軍陷没事聞　上以督臣陣亡
坐營不行策應逮問論斬遣將祖寬素以戇直得罪當事與
李俱逮問大辟人咸寃之　武陵題楊廷麟之贊畫也寔欲
假手于　兵殺之盧未出師之前遣廷麟至真定與陝撫孫
傳廷議事不及于難及敗始報至武陵首先問曰楊翰林死
未報者止知贊畫不知翰林爲誰武陵乃再問曰楊贊畫死

未報者答以已先奉差不在營中武陵為不豫者久之嗚呼此即曹勝殺禰衡之故智究竟廷麟不死于陣而武陵竟死于賊孰謂無天道乎

時畿內州縣 兵所至輒陷兵部主事沈迅工疏條陳邊務一云州縣無重臣彈壓故 兵所至不能堵禦請于定州真縣廣平河間各添設兵備一員一云以天下僧人配天下尼姑編入里甲三丁抽一朝夕訓練可得精兵數十萬其餘條陳別事甚多武陵其後盛稱迅言之可用非止一端而畿南添設兵備尤為救時碩畫且請改迅科員用有 旨沈迅著

改兵科給事中作速到任管事蓋迅時結大璫下布孔為奧援故武陵應之于外 如桴鼓遂取 特旨如寄沈迅授科後即疏薦張縉彥等為兵科都給事中奉 旨張縉彥着改任先是姚思孝既亦屢推未用部議徐耀後不果至是迅薦五人首縉彥次任濬黃奇遇涂必泓張若麒而所重者若麒也其薦語有云廉則真廉敏則真敏又云其所工平賦從御驛遞二疏皆能言人之所不能言云云而不意

上竟點用縉彥也縉彥到任即疏參武陵又因召對及之武陵語人曰沈留泉到底還不老成 如此看來不若從部議用徐

葵義或能相為也不見得夫朝廷用人一手握定惟意所欲與既與而又悔之武陵之横至此哉

是年正月張獻忠假官軍旗號暗襲南陽屯于南關左良玉達至北關疑之使人召之獻忠竄逸去良玉追及之兩馬相望一箭中其首一箭中其指于手靶獻忠倉惶間良玉舉刀劈其面血流被甲部下孫可望直前力鬬獻忠乃得脫逃至麻城良玉進勦獻忠兩日夜馳七百里至穀城營于王家河夜襲穀城破之出示安民云本營志在匡亂已逐闖兵遠兵遁本營今釋甲歸朝爾百姓無恐遂拘耆老具揭遣孫可望重

賄熊文燦内有西碧玉二方長尺餘又徑寸珠二枚文燦遂一力擔當撫之獻忠所部不滿萬人乞餉十萬人又乞襄陽府屯軍文燦遷延不能應獻忠遂據守穀城分屯群盜于四郊二月左良玉至襄陽與巡按林鳴球巡道王瑞梅欲誘獻忠來見殺之文燦曰殺降不祥力持不可獻忠恃文燦為援益無忌穀城諸生徐以顯一見如故教以孫吳兵法私練士卒鑄造兵器雖婦孺皆知其心反

二月李自成陷莒溪時川中諸道兵嚴守險要賊坐困乏食賀人龍以弱卒誘而設伏于梓橦自成遂敗卒卒走伏發殺

賊數千級幾殲之自成率殘賊走漢南擬入湖廣依張獻忠不許至竹溪獻忠謀殺之自成獨乘騾馳六百里走商雒至淅川老回回營臥疾半年餘老回回授以數百人仍入陝西剽掠

六月逮湖廣巡撫俞應桂以方孔炤代之以戴東旻撫治鄖陽

八月賊曹操會群賊過天星托天王整齊王小秦王混世王整十萬革里眼于陝州遂南走內鄉淅川犯襄陽九月熊文燦遣副總兵龍在田等邀擊革里眼射塌天于雙溝大敗之

光四〻等供來走棗陽官軍追逐殺十里斬首六千餘級群賊披靡四竄獨曹操仍留內淅山中十月陝西巡撫孫傳庭帥師入衛諸將先後出潼關曹操謂為勒己也走均州叩太和山提督太監李維政乞撫維政為言于文燦文燦乃檄止諸軍曹操九營皆就撫文燦為具疏請貸其罪令諸將宴之于迎恩寺授官遊擊將軍供億甚備曹操者羅汝才也汝才既受撫分屯群賊于房竹諸縣文燦令散脅從諸衆簡選驍壯從征立功汝才不聽自言不願受署為官并不願食餉願為百姓耕種文燦一切羈縻之與張獻忠遂為犄援奪民本

而食不奉縣官法

十二年乙卯正月　兵陷濟南德王遇害巡按宋學朱布按道府張秉文翁鴻業荀好善推官陸燦等或死或逃報至舉朝震恐先是沈迅條陳有東撫不許離德州一步之語張若麒力持職方司為之案呈武陵即據其覆東撫顏繼祖認定汛地僉謂　兵無越德而南之理至是　兵由東昌而南渡河破丘縣夏津直趨濟南濟南精兵既盡在德州城中無備當事又無方略民潰遂陷德州聞省城陷兵心恇擾鼓噪挾餉幾致大變繼祖懼即以數千金塞其望而兵遂不可用繼祖

具疏待罪中言原泒不許離德之語武陵特出疏力排其説
　兵退繼祖與順天巡撫陳祖苞保定巡撫張其平總兵祖
寛太監鄧希詔俱逮下獄
大學士劉宇亮罷時　兵縱横燕齊間宇亮自請督師與陳
新甲並轡而南各鎮勤王兵皆屬焉時將卒皆視　兵所向
以為趨避惟蹂躙居民以為事綿竹至安平偵者報　兵大
至上下相顧無人色擬急趨晋州城以避之知州陳弘緒堅
閉城門不聽入而城中士民歃血為誓不得延入一兵綿竹
大怒傳令箭急開門以納師否者以軍法從事弘緒復語督

師之來欲勒　兵也今　兵且至正督師建功之會奈何反
欲入城若務粮不繼州官罪也若欲入城不敢聽命綿竹遂
疏劾之有　旨逮問晉州士民詣　闕訟冤願以身代州官
死者十餘人弘緒乃得輕處降四級調用　上始疑綿竹不
能禦衆徒擾民矣

時行間大師俱畏　兵之後不敢擊亦不能擊綿竹具疏言
之其未帶參劉光祚韓城與武陵謀欲同此去綿竹乃祟光
祚軍前正法　旨到之日諸大師俱分道前去斬光祚亦不
在軍前況綿竹之參光祚者罪原不至死遣曾有武清之捷

綿竹乃置光祚于武清縣獄而後請之旨工武清捷音於是奉
旨俟奏俟叙殊屬乖謬著九卿科道看議綿竹具疏引罪言乖則乘矣謬則為為不敢蓋兩人明知
聖旨往還之間必致紊其必不能正法而逐綿竹之計行矣部復綿竹冠帶閒住陳啟新言看重議輕沈迅言
明旨森嚴考功之法未盡於是部議革職為民韓城票
旨何俟事平另議嗟乎此業韓城與武陵主謀排擠構陷甚巧故
明旨止言看議而加以議處附之者猶以為未足也故新不足道彼沈迅者由武陵薦用而顯然出力為武陵排仵異己識不識世間廉

恥為何物矣究之五案定而綿竹奉　旨覺議　上亦知其
無大罪也彼韓城者獨何心哉
上傳任丘清苑涞水遷安大城定興等縣知縣向慧元等貪酷
縱肆供着革職提問撫按官不行糾劾溺職殊甚近畿如此
遠地可知着部院申飭
慧元令任丘瑞其任丘人也邀慧元飲酒半盡陳諸寶玩
以供鑒賞慧元曰我有至寶太異于是瑞問何寶慧元笑
不應瑞固問之慧元曰我腰下有至寶耳瑞默然遂羅織
其事款入告又恐人議其修私怨也并羅及清苑等縣慧

元罷而新知縣李仲熊即蒞任　兵還攻任丘慧元善騎射協同仲熊固守城陷俱死之

山東巡撫缺東省諸人公討泰州兵備鄭二陽盖二陽于流賊南犯時城守著勞者也往例本省撫道缺本省鄉紳向部公討此相沿舊習間亦有為私者至是沈迅獨糾太僕寺少卿王萬象私討巡撫以修舊怨遂奉旨把持亂政之　旨萬象大懼回話之辭甚遜然實無私討情弊乃得冠帶閒住而沈勢益張後迅與若麒共言于吏部用永平兵備劉景曜巡撫山東自是山東諸事皆由二人操定矣若麒又引其兄若獬

爲吏部而以假咨事敗則又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也

文武官品服色　祖制既定奉行已久惟是武弁繫服獅子

上至是重行申飭武弁三四品俱炤　制服虎豹至内奄從無定式蓋宜擯之洒掃服役之末　祖制良有深意雖太監極品止于正四品間有　賜蟒玉者亦後來之濫觴非　祖制也至是　上命取山海經以進採取各種獸名另定服色以天縣爲極品說者謂　天子左右環列異獸蓋不祥也

上又將内庫歷朝諸銅器盡發寶源局鑄錢内有三代及宣德年間物製造精巧絕倫商人不忍舊器毀棄每斤斛額納

銅二千觔監督主事某不可謂古器雖毀棄可惜我何敢私為輕重商人謂宣銅下爐尚存其質至三代間物則質輕清之極下爐後惟有青烟一縷耳此則誰任其咎監督謂 聖性情疑甚重若如所言必增 聖疑如三代物不便下爐則有監督內官公同驗視罪不在我於是古器毀棄殆盡

凡遇 新天子嗣位另造琴百張每張價五百金此相沿舊例其事則御用監司之真金徽玉軫也然有音無文至今

上以無文為嫌欲更製琴曲而莫有能應者從父遂以諸選入都中書楊崇善係長洲籍稱同鄉即邀致其家為製譜以進

韶義賊絡　上聞之稱善從父已就選州二矣奉　旨文震
亨着改授中書舍人武英殿供事
上御極後　周皇后正位中宮從選東宮田妃西宮袁妃而田
最有寵其父田弘遇亦最橫　后父周奎次之袁父則兢兢
自守不預外事　上每戒諭外戚以三人同　召一日復
召袁語二人曰學生不欲奉陪多次矣今後還求兩先生已容
免賜捉筆周田不能應皆有慚色
瑞洪與小襄城及秀水諸人善瑞有母稱壽秀水拉諸同人
往賀甫登其堂則瑞母已巍然端坐瑞侍其旁曰太太年老

不能行禮小節代為答拜即先下拜弄水筆相預錯愕不得
已頓首再拜而起嗚呼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守執為大守乎
為大雖一舉足間不可慎乎特書之以為戒
七月戮失事諸臣于市保定巡撫張其平山東巡撫顏繼祖
總兵祖寬太監鄧希詔希詔臨刑肆口訕　上極其無狀聞
者咸為髮指而恨天巡撫陳祖苞預服毒自盡獄中恩縣知
縣王應元等亦以失守被刑劉業嶸以迎降投炤謀叛律決
不待時妻子入官為奴家產籍沒父母兄弟流二千里安置
而祖苞子編修之遴繼祖弟監事光祖俱以犯屬罷作先是

頻抵來撫任後建疏叅劾前撫李懋芳至于逮問衆論咸不直之至是以失事服法所謂還中以機者乎

兵既退陞陝西巡撫孫傳庭為薊保總督傳庭佯稱耳聾不能任事有　旨責其托病規卸逮繫下獄順天巡按楊一儁以扶同欺隱亦被逮

時綿竹進賢相繼罷去後當枚卜　上點用黃岡姚明恭費縣張四知滑縣魏炤乘三人俱入閣辦事

八月庶吉士鄭鄤凌遲處死先是鄤下獄衛帥吳孟明謂按律忤逆惟父母告乃坐今鄤父母皆亡其事又遠在數十年

之前不可究竟爲程乃以特授科道爲餌如陳啟新例于是同里中書許曦應募上疏証其杖母奸及殺妹姦媳等事奉有嚴旨切責吳孟明不能治獄着革任回衛至是獄具遂磔于市科道各官以不行糾發一概議處俱降級有差孟明奉諭後上疏言鄭鄤一事世遠人亡皇上必欲立置重典以風示天下近常州有錢霖父子戕殺之事遠近駭聞許曦既伏義發憤何舍目前之錢霖而追已往之鄭鄤有旨逮錢霖同其子尚賓赴京驗審蓋尚賓以祖尚書春蔭官應天通判霖係庚子舉人相爭一侍女遂揮及刺其父中腋業已

翰重購求知矣而刀痕儼然無計可掩遂至中途止德州宿假寓草菴夜半縱火焚其菴預藏一尸于灰燼中遂以尚賓失火被焚朦朧入告

旨下地方官查明武進知縣馬嘉植以入覲行知府陳瑄申結稱尚賓妻係焚死覆奏而尚賓竟逃入太湖中馬嘉植物色得之因尚賓家奴婦取盤費遂執其奴為導掩而取之申解撫按轉解法司尚賓決不待時錢霖遣戍陳瑄為民然馬之為此亦非能伏義也向以刻薄殘忍見譏于陳故為此舉以傾陳而洩私恨也陳為壬戌進士筮仕合肥知縣崔呈秀巡按淮揚時首薦呈秀敗陳從誠至

嚴參奕琛得以考察溥爵歷陞今官與馮不相能馮在任唯
趨事要津視監司部郎蔑如也曾以事凌鄉紳鄒忠胤過當
朱大典鄒門人也遣來督撫鳳陽鄒特往控訴朱為其疏參
馮〻知之急挽許影臣求解許曾巡撫山西朱其屬吏也許
竭力調停事得中寢未幾許棄世遺孫幼弱馮視之如陌路
陳以此薄其為人每以刻薄殘忍目之馮故恨之刺骨云
中書朱紳相國〻楨子也崑山朱大受為湖州知府與紳相
惡紳特疏參之衆議以鄉紳參地方官不可為訓且紳又任
子咸不直之紳又不達連章疊上第四疏奉　旨廷杖遂斃

杖下

上之初即位也編修江影鎮疏參順慶知府楊呈秀有 旨革
職提問影鎮四川南充人為楊部民衆論亦不與之己巳內
計影鎮例轉福建右參議
歳底 上于宮中符召天將宮中每年或召仙或召將叩以
來歳事無弗應者以前一召即至至是召久之不至良久云
帝下臨乩批云天將皆已降生人間無可應召者 上再詳
叩問天將降生意欲何為尚有未降生者否乩批云惟漢壽
亭侯受明深恩不肯下降餘無在者批畢寂然再叩不應矣

各省俱有督粮道江南則以兵備兼理崇禎元年冬崇明營兵缺粮知府王時和勒揹不發遂鼓譟巡撫曹文衡查為首者處死時和劾罷因請于　朝欲特設一道臣專理四府錢粮如布政事例吏部不達其意題准設四府督粮道專理漕粮既非具疏本意而增一官即增一種種蠹徒厲民耳時流賊充斥蘄黃間應撫當移鎮安慶以防侵軼四府縉紳又請江南重地不可無大臣彈壓于是部題添設安慶巡撫以安慶兵備史可法為之後設偏沅巡撫以河南布政陳睿謨為之

是年二月左良玉大敗河南賊飛山虎劉國能于許州國能降老回〻既東奔復糾革裡眼射塌天等合于混十萬分掠信陽光山

河南巡撫常道立削籍以李仙風代之逮總兵張任學辛卯左良玉擊射塌天老回〻混十萬于河南之鎮城大破之射塌天乞撫仍連營百里奪民二麥以自給良玉遣人諭止之不聽戊申良玉率副將陳永福金聲桓等壓賊壘而軍賊倉卒接戰官兵奮擊斬首二千七百賊退保山險良玉遣降將劉國能招之庚戌射塌天率其衆四千詣内鄉降于良玉塌

天即李萬慶也良玉爲言于熊文燦文燦署國能萬慶皆爲
遊擊將軍革裡眼等走商城
六月張獻忠復叛于穀城羅汝才九營並起應之先是獻忠
往札穀城知縣阮之鈿竭力調護士民賴之至今春叛形顯
著左良玉請來其未備討之文燦不可至是果叛之鈿瀝血
書絕命詞于襟仰藥死良玉發兵進討熊文燦故張露其事
且强留良玉飲餞稽延旬日俾獻忠得預爲備獻忠乃得從
容運器甲資粮入房山部署已定文燦始令進兵良玉怒曰
督臺縱虎負嵎使我攖之不去必以逗遛罪我今旗至即冒

署進討獻忠設伏於羅睺山良玉兵渡險入伏中賊四合圍之良玉全軍盡沒所失其符印僅收殘兵百人逃歸遂列文燦事于朝樞密楊嗣昌具疏劾之有 旨文燦逮問良玉革職殺賊自贖後文燦逮至戮尸西市嗣昌乃以議款不就無以仰副 聖眷而文燦又嗣昌所舉也乃請勦賊自効 上為賜宴賜坐復賦詩以寵其行 御詩曰鹽梅今日作干城上將新開細柳營一掃寇氛從此靖還期教養遂民生所以寵之者至矣嗣昌謝 恩畢馳至武昌申明軍令見良玉部下多降將可倚以辦賊特疏請于 朝拜良玉為平賊將軍

升永州推官萬元吉爲監軍僉事
十月老回回革裡眼左金王等合二萬八分屯英霍潛太諸
山犯安慶桐城等處遼將黄得功川將杜先春屢戰却之